

選註者 繆天綬
主編者 王雲五
朱經農

學生國
學叢書

宋元學案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刊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兩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橫渠之禮教，康節之象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術，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而交通，自來儒林所未有。』○故其『論學如大禹導水，脈絡分明。』○以之志七百年儒苑門戶，自然是最相當沒有了。可惜他畢竟太老了，不幾年就死去。所有的工作交給他的兒子未史纂輯，而未史終於沒有成功。未史，名百家，字主一，未史其號。

○全謝山鮑增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銘語。○湯潛庵賦語。

僅僅隔了十年——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全謝山生於浙江鄞縣。謝山，名祖望，字紹衣。『其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貫串。』○『爲深寧東發後一人。』○以之賡續梨洲未成之業，恐怕除了他以外，更沒有第二人了！他在二十九歲的時候，居京師，便與李穆堂、絳論陸氏學案。生平著述，除七校水經注外，以修補學案爲最勤。從乾隆十年以至十九年，這十年間，幾無歲不修學案。因此學案純全爲梨洲原本，爲數不多，而經他修補者十居六七。有梨洲原本所有而爲

謝山增損的有梨洲原本所無而爲謝山特立的亦有梨洲原本所有謝山分其卷第而特爲立案的。然而當他草創甫定，修補未了的時候，他不幸又病死了，——這一年是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僅五十一。

○李次青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全謝山傳語。○李穆堂語。穆堂爲與謝山同時的陸王學之後勁。

謝山死了，這學案稿本歸他的門人盧月船保管。梨洲的元孫大俞稚圭借去謄鈔，因爲謝山的手書多蠅頭細草，而且零星件繫，不可識別，於是由他的兒子平黼正其舛誤，補其缺略，併其件繫，寫成別本，凡八十六卷。到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學案第一次付刻的時候，王騰軒梓材又多有校補：梨洲謝山原表，僅存數頁，其餘均由騰軒仿補。元祐慶元兩黨案亦由他編補。此外尚有文集粹語，謝山原底未及采錄者；有事載史策，未及作傳而僅舉其名者；有再傳三傳之門人有傳，而其師友無傳者；有著稱於別學案，而本卷反失其傳者；騰軒都爲

之參補，足成謝山序錄百卷之目。臧軒凡三校學案，並成學案補遺一百卷，可惜以後佚去。

所以學案不僅是黃全二氏的合作品，中間還是經過多人的複雜的綴合，然後有今日的百卷本。

學案組織

及其批評

宋元儒自安定泰山諸儒以及濂洛關閩相繼而起，宗支派別，不勝縷指。故宋元學案全體之組織：關於師友淵源的，則分『所出』『家學』『門人』『再傳』……傳』『續傳』『私淑』『學侶』『同調』『講友』種種。關於地方流別的，如士劉諸儒學案所標『關學之先』『蜀學之先』，如靜清學案梨洲本稱『四明朱門學案一』，東發學案稱『四明朱門學案二』等是。其每個之組織：卷首有『表』以挈師友的淵源，次爲『傳略』，次爲『學說』，次爲『附錄』——所以雜記遺事也。廣搜並時諸人及以後各人的批評，供學者參考。

浙東學者，實開「歷史哲學」的風氣。從黃梨洲萬季野，斯同全謝山以至章實齋學誠，自成一系統。其貢獻最大的，則爲史學。中國之有完善的學術史，實自梨洲之著明儒學案始。實齋謂：『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蓋以歷史的眼光治學術，必能實事求是，不騰空言，不爭門戶，故其著作價值亦高。唐鏡海鑑批評梨洲宋元明學案，『謂數百年來，醇者，駁者是者，非者，正者，偏者，合併於此三編中。學者喜其廣而言之辨，以爲天下之虛無怪誕無非是學，而不知千古之學術統紀由是而亂，後世人心之害陷由是而益深也……』
夫橫浦象山參究於宗杲德光者也，而與紫陽並列；新會姚江首率爲陽儒陰釋者也，而與河津餘干並稱；則是墨晏可以比於尼山，莊列可以齊於鄒國？先生亦學道者也，曾不爲之思乎？○唐氏專在正統上嫡派上爭，於歷史家須具忠實的態度而爲客觀的纂述，實在沒有瞭解；那裏曉得他所謂梨洲壞的地方，就是梨洲底好的地方呵！梁任公批評這學案有三特色：『第一，不定一尊。第二，不輕

下主觀的批評。第三，注意師友淵源及地方的流別。至於他的缺處，是所采資料失之太繁，如涑水學案全采潛虛，百源學案多錄皇極經世等等，這是應該修正的地方。』⑤完全以著述家眼光來批評，總算是內行話了。我以為這學案的纂例確是還好，至於全書僅是長編的稿本並不是定本。謝山修學案而兼修宋史，所以傳略有失之太長的地方，許多是宋史補。任公謂：『此書象山學案最精。橫渠，二程，東萊，龍川，水心諸案亦佳。晦翁案次之。百源，涑水諸案，失之太繁，不易見其學術之真相。末附王安石，荆公，新學略最壞，此由於編者門戶之見所致。』⑥據我看來，晦翁案亦最壞，於晦翁學說綱領，都沒有編纂清楚，亂七八糟，未免太對不起晦翁了。其餘如橫渠，水心諸案，所採原書，都失之太繁，而且又是無倫序的鈔輯，沒有經過整理分疏的手續，不能見其學說的綱領。此外如「附錄」所采的資料，亦沒有詳盡。故我以為全書還須大加修正一番。「傳略」須將其個人性格生活狀況與其學問歷程一一敘出。「學說」須將其綱領掣出分類鈔輯。

「附錄」於正反兩面的批評都須采集：這是我理想上的新宋元學案。

○章實齋文史通義卷五論浙東學術。

○唐鏡海學案小識卷十二黃梨洲傳文。

○四參考史地

學報第三卷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其讀

法

漢儒講家法，宋儒講派別。所以我們讀宋元學案，於諸儒派別支流，應該清楚。讀謝山學案序錄，可以知其大概。伊川晦翁爲兩宋學術

界的重鎮，全宋八十個學案，伊川學派佔了二十四個，○晦翁學派佔了十七個，○倫能把兩派的支流都弄清楚，可算得到七八分了。上面說過，梨洲謝山所采學說，爲無倫序的鈔輯，不能見其學說真相，故我們研究的時候，應該不怕麻煩，費一番手續，將他整理一下，乃能於學說綱領，釐然明白。此外尙須：（一）注意地理的分布；例如伊川學派，怎樣到四川？怎樣到湖南？怎樣到福建？怎樣到浙江？又怎樣到江蘇？（二）注意學派的變遷；例如伊川學派，何以變出永嘉功利之學？晦翁學派，何以一變而爲訓詁之學，再變而爲詞章之學？（三）注意學說的異同；例

如上蔡以知覺言仁，龜山以天地萬物與我爲一體言仁，伊川何以都批評他說得未是？同是主敬說，伊川以『主一無適』言，晦翁以『提撕喚醒』言，其所以異處又在什麼地方？濂溪主靜，而二程何以必須主敬？最著名的朱陸分派，其不同之處，究竟如何？在這裏還有兩層要注意的：第一：這句話是同那個人說的呢？第二：這些話是在什麼時候說的呢？還是在少年？還是在中年？還是在晚年？都須細心理會過，方是精密的讀法。如其學案不能殷供你的考究，可去翻全書或全集參閱。然此都是理解的讀法，是普通的讀法。還有一種實證的讀法，是宋學專門的讀法。前項讀法，伊川謂之『見聞之知』。後項讀法，伊川謂之『德性之知』。德性之知，就是知到了，要去實證到這地步。柏格森所分兩種不同的認識法：其一僅認識物的外面，其一便要直探物的內面——即所謂『直覺法』的是。他說：『無數小錢的價值，雖然等於一枚的金貨，然畢竟不同。』他又說：『看過許多巴黎景片，總不如實到巴黎，爲能得全體的景象。』讀者有了無數的小錢，趕

快去換金貨；見了許多巴黎景片，要緊的還去巴黎走一回。明道和他的學生說道：『爾等在此祇是學說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且靜坐。』他的意思，也無非要他的學生去實地領略這中間的滋味，那是澈底的研究法。

①明道伊川二案之外，爲榮陽、上蔡、龜山、廬山、和靖、兼山、震澤、劉李諸儒、周許諸儒、武夷、陳鄒諸儒、紫微、漢上、默堂、豫章、橫浦、衡麓、五峯、劉胡諸儒、趙張諸儒、玉山、艾軒各學案。②晦翁學案之外，爲清江、

西山、蔡氏、勉齋、潛庵、木鐘、南湖、九峯、北溪、滄洲諸儒、鶴山、西山、真氏、北山、雙峯、東發、巽齋、介軒諸學案。

所謂宋學

宋學

『宋學』這名詞的發生，大概在清代的時候，那時『宋學』和『漢學』的區別很嚴，『宋學』和『漢學』的競爭很激烈。惠定宇棟

戴東原震 既然揭起『漢學』的旗幟，自然加上對方以『宋學』的名稱了。江子屏藩作了一部漢學師承記，又作一部宋學淵源記，可以見得那時學術界上

的分水線。柳翼謀在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講演，以爲『宋學』和『漢學』兩個名詞，不成學術名詞，若有人稱法學或英學，便要奇怪了。所以『宋學』和『漢學』兩個名詞，確是從來一種誤用不通的名詞。然而用慣了，祇得如此用罷。

道學

宋學亦稱『道學』。道字原是儒家所常言的，如論語『志於道』，『君子學以致其道』，中庸『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都是。但沒有『道學』這名稱。卽如論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亦僅言學道，不言『道學』。自韓昌黎作原道，提倡孔孟的道，儒家始有『衛道運動』。到宋儒，那衛道的聲浪震動全學術界。南宋寧宗慶元初年的時候，有一派反對黨似乎以他們這種態度爲很惹厭的樣子，齊起排擠，指以『道學』。試看葉水心替那時的學者辯護的奏疏說道：『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目，近又倡爲道學之名。陳丙倡之，陳賈和之。』可以曉得這『道學』的名稱，爲那時反對黨所特倡，以指斥一般學者社會的。以後元托克托作宋史，竟創立

道學傳，和儒林傳分開。到清代修明史，要不要立道學傳，是一個很有爭執的問題。

○參考方植之漢學商兌卷上。

理學

宋學亦稱『理學』。黃東發日鈔裏頭有『讀本朝諸儒理學書』多條，則宋代便有『理學』這名稱了。清孫夏峯奇逢更撰理學宗傳一書。說也奇怪，宋儒不厭言『理』，而其宗祖孔子的論語，全部沒有理字。惟易繫辭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文言傳『君子黃中通理』，說卦傳『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頗言『理』字。至宋儒則應用『理』字，尤爲廣泛：在宇宙論則言『理氣』，在心論則言『性即理』，在工夫論則言『存理去欲』，這『理』字到宋儒手中擴到無窮大了，以爲渾全之物絕對之詞。清李畏吾○威謂『宋儒乃把理字做個大布袋，精粗巨細，無不納入其中。』這也是實在的情形。至於清儒以『理』古訓爲『分』爲『別』，沒有完全無所不包的。

意義，則繫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的理，確是完全無所不包的意義，爲世界原理的意思。而且晦翁說：『道是統名，理是細目，』『理是那文理，』『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理各有條理界辦，』則又未嘗不是『分』與『別』的意義。

○龍溪人，乾隆舉人，官廉州知府。受業於大興朱竹君（筠），深六書之學，有說文解字本。

宋學的背景

宋以前
學術的
界

中國的學術界，似乎很單簡的樣子，除了儒、釋、道三家以外，沒有別的門面。兩晉南北朝是道學發達時期，全唐是佛學發達時期，兩宋是儒學發達時期。而宋以前——自漢至唐——的儒家，完全做訓詁學和詞章學的買賣，有些人不高興做這宗買賣的，別要談哲理講性命，都去向釋道兩家零星拆兌。對於內面學問，儒家自己覺得很欠缺，簡直要向釋道兩家遞降書了。

所以訓詁學與詞章學是給儒家自己以厭惡爲宋學勃興的內因；道家與釋家是在對面給儒家以壓迫，爲宋學勃興的外因。

在訓詁學方面：因爲秦始皇焚書坑儒，六經都付一炬。漢興，求遺書，崇儒術，於是治經者有今文家與古文家之分：就秦代遺老所能記憶的經文，用當代語言寫出的，叫做『今文』。從山崖屋壁發見出古時原本的，叫做『古文』。到鄭康成，雜糅今古，而今古文之分，於是混合。南北朝又有南學北學之分，王輔嗣到唐 孔子國 安國 杜元凱 預爲南學的宗主，鄭康成 玄服 子慎 虔爲北學的宗主。到唐代 孔仲達 穎達 修五經正義，而南北又於是統一。然因此思想束縛，不能自由，那時明經科的講論經義，對於孔氏所審定的學說不能違背。宋代典章制度，一仍唐舊，其拘守唐人注疏，更甚於唐人。那時改明經科爲學究科。章太炎說得好：這『學究』兩字，是他們無上的譚號。在詞章學方面：自漢武帝好製詞賦，始啟虛浮之習。歷兩晉南北朝，文章皆尙駢儷，諧聲韻，文辭絢爛，後世叫做『六朝文』。

東魏兵來，梁元帝君臣尙坐圍城中，唱和詩文，可以見其專意詞章而荒於政治了。科舉制，以有唐爲開始，故唐代的學術界，可以科舉代表之。那時天下人心所注射，不離乎科舉，而科舉僅重詞章，故唐代的科舉，又可以詞章代表之。雖然有一般人如獨孤至之及元次山結韓退之等起來做文藝復古運動，然而勢利所在，時尙所趨，尋常不能轉移得牠。晚唐李義山商隱的駢體文，漸近後代的四六體。宋初，楊大年儼劉子儀筠都推重義山，詞取妍華，風行一時，稱『西崑體』。亦稱『楊劉體』。

○楊劉題其酬唱詩爲西崑酬唱集。

至於對面的釋、道兩家：釋家則歷陳涉隋以逮初唐，諸宗并起；菩提流支倡地論宗，達摩倡禪宗，真諦三藏倡攝論宗及俱舍宗，智者大師倡天台法華宗，南山律師倡律宗，善導大師倡淨土宗，慈恩三藏倡法相宗，賢首國師倡華嚴宗，善無畏三藏倡真言宗，大有蓬勃鬱興氣象。玄奘且很爲唐太宗及高宗所重，佛教

勢力甚盛。中間雖經過唐武宗一番抑毀，到宋太祖時，修廢寺，造佛像，刊行大藏經，遣僧行勤等百餘人於印度，佛教之勢再盛。道家則自老莊玄虛之說，一變而爲方士神仙之術。前者後來稱『玄學』，後者稱『道教』。兩晉士大夫競尙清談，南朝宋文帝且命何彥德尙之立玄學。道教自漢張道陵始倡符水禁咒之法，魏伯陽作參同契，則言燒丹立汞之要，於是道教分丹鼎符籙兩派。東晉葛稚川著抱朴子內外篇，暢論神仙吐納符籙尅治之術，集道教的大成。北魏時，直以道教爲國教。唐代以老子姓李，因推崇老子，並尊道教。玄宗且設道舉，武宗則專信道教以斥佛教。至宋徽宗，設道階，置道官，立道士學，置道學博士，又修道史，給道士俸，道教之盛，莫過此時。在這裏要曉得的：從漢迄宋，一種「三教統一」呼聲甚囂塵上。道家伸出手來，釋家伸出手來，儒家亦伸出手來，緊緊地握住，說是『你我原來通家。』或是說儒佛一致，或是說道內儒外，或是說佛內儒外，或是說道佛二教同體異用，或竟說三教一致，都是裏頭嘈雜的聲音，辨不清楚了。到

南齊張思光融臨終的時候，左手拿孝經和老子，右手拿法華經，就是三教一致的形象。⊖

⊖ 參考南齊書卷四十一融傳。

因此，宋儒不耐煩了，他自己內面和訓詁學詞章學革命，外面則與道家和釋家斷絕關係。自命是王孫貴冑，不配同蠻種異類通家。宋儒的前驅者孫泰山復領一支軍對訓詁學起革命，將王輔嗣鄭康成等所有的勢力，都推翻了。⊖一切拿回『自主』。最告奮勇的，是石守道，他領一支軍，提起一把『萬丈戈』。⊖對詞章學起革命，又和釋道二家激戰。⊖前驅者幹了這一番破壞事業，於是正統派周濂溪敦頤程明道顧伊川張橫渠等漸漸出來，組織新學府，創立新規模，而儒家決決哉大國矣！

⊖ 參考宋元學案卷二孫泰山與范天章書。⊖ 守道上孫先生書『攘臂欲操萬丈戈，力與熙道攻

浮僞。』⊖ 參考宋元學案卷二石守道怪說。